

前漢書

冊六

前漢書卷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

母字下有也字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

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伯者孫卿門

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况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

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

祁曰也字當刪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

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

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隣入

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

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卽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

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

漢六年旣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荊王交

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

次兄仲爲代王長子肥爲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

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

禮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史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

也張晉二說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轅釜服虔曰

其義得之羹轅也師古曰以勺轅釜令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

羹繇是怨嫂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

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

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師古曰頡音

羹釜也○宋祁元王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

曰當作頡羹

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

俱卒業

師古曰卒終也

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

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

師古曰凡

言傳者謂為之解說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若今詩毛氏傳也

劉歆曰次之綴集之

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

當宋祁曰當作下邳

元王立二十三年

薨太子辟非先卒

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

辟音壁

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

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

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

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

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

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疑爵字同也景帝即位

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

歲爲沈猶侯

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

執爲宛胸侯

師古曰執

古藝字

調爲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

米一宿而孰不齊之

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

念先王之德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宋祁云浙本幾作機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

忽之是忘道也

師古曰忽怠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

區區之禮哉

師古曰區謂小也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

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

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

名也晉灼曰胥靡也靡隨也古者相隨之胥靡猶今之名

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衣之

非也○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縲縲謂拘縛之也

赭衣使杵臼碓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

今所謂步白者耳非碓舂也○宋祁曰碓一作碓

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

歌以相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

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

師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

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

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

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戍自殺軍遂降

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

元王後是爲文王四年薨○宋祁云一作三年子安王道嗣

二十五年薨

○宋祁云越本作子襄王注嗣十四年

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以爲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

輔助之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
○宋祁疑

是后字

取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

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尙公主列

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

毋後人有天下

師古曰方爭天

何齊父

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

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

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

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

師古曰懲創也

求留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

反又辟讀曰闢疆讀曰疆解在文紀四子太夫人薨

賜塋師古曰塋冢地謂葬靈戶師古曰富傳國至曾

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

此皆類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

曰論議每出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

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

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

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

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反諸

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

也免患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

府師古曰丞相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

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
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

○宋祁曰路字疑有叔字

少修黃老術

○宋祁曰修當作脩

有智

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師古言

若駿馬可致千里也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

獄

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

作與他官

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

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老子經

云知足不辱

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

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

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

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

師古曰狀師古曰數音所具無善反侍御

史以為光望不受女

師古曰望怨望也

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免為庶主而御史乃以為受譚冤訴故云誹謗詔獄

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復白召德守

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

城侯○宋祁曰一作城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

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家

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

貧昆弟又散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偽

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

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

繆侯師古曰繆惡諡也以其安訟為置嗣傳至孫慶

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

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

勝字為

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服虔曰父子

為郎也

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師古曰

今引御輦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循一作和招選名

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

僑等並進對

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矯

或作僑音鉅

驕反皆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

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言

常存錄之不漏泄也○宋祁

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

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劉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

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

辟疆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

見在故

拜辟疆

令典尚方鑄作事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

生兄陽城侯

○宋祁曰城一作祁

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

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

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會初立穀

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

石渠閣在未央大

殿北以藏祕書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

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

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

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

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

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

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

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

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

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

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閒師古曰見

也於昴與卷舌之閒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

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

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

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言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

於貴戚尙書師古曰忤猶過也音今道路人聞望之

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

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臣聞春秋地震爲

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

之周堪及向師古曰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

獨夫猶言匹夫也

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爲名臣

師古

曰卒終也

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

師古

曰說讀曰悅

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師古曰恨猶悔也

今

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

師古曰貰謂緩恕其罪也

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

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

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

有所欲興

師古曰興謂改作憲章

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

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

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

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

師古曰比類音必寐反

難一

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

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

曰雨音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臣愚以為

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進望之等以通賢

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

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

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

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

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

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

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

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

其罪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

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

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

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

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

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畝猶不忘君

惓惓之義也師古曰廣五寸二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

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古犬反字或作畝其音

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

親師古曰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

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

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

工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濟

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

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

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四
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

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

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遝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

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

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數辭也穆美也肅

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

淨之化敬而文王之光明著見於濟濟之當此之時武

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

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言也此賓客以

和而來至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皇

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言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壁音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
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又